

父爱如水

□肖刚



我小时候，家里养了一棵麒麟树。那年春天，它结了一树花骨朵，却迟迟不肯开花。看到我脸上的嫌弃，父亲说：“花儿是有灵性的，你赞美它，它就会开。”

说来也巧，没几天，那棵鲜少开花的麒麟树真的开了花，虽然只有两朵，但嫩黄娇艳，像振翅的蝴蝶，在微风里轻轻地摇曳。父亲经常教育我，要学会对这个世界宽容并表达赞美，你善意的赞美就如阳光雨露，会让别人心里的花朵绽放。我知道，父亲是要我以爱心和正能量来面对这个世界，让这个世界在我的眼里变得更加美好。

记得小学的第一次月考，我得了八十分，在班里排第四十名。母亲恨铁不成钢，抑制不住怒气，大声地呵斥我：“全班就五十个人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比你强！”我哭丧着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父亲却云淡风轻地说：“八十分还不错，说明百分之八十的知识你都已经弄通了，就还差那么一点，继续努力，下次肯定没问题。”听父亲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不少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下一次考试我居然得了满分。父亲高兴地摸着我的脑袋：“我就说吧，我娃是个聪明娃，肯定没问题的。”我笑了，心里也像开了花。我不笨，我是个聪明娃。父亲的话给了我无尽的底气，从那以后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随同学偷偷钻进了一家果园，觉

得紧张又好玩，谁知刚刚摘了几个苹果，就被看园人发现了。母亲得知后，把我一顿痛打，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父亲归来，心想父亲一定会比母亲更加严厉地责罚我。意外的是，父亲并没有生气。他丝毫没有责备我，反而是平心静气地一件件讲起我先前做过的好事，最后，父亲说：“我相信我的孩子是好孩子，以后肯定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”我重重地点头。以前，父亲也常把“我们是好孩子”挂在嘴边，而那一次，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它就像一个标签从此被父亲贴在了我的思想和意识上，此后不管做什么事，我都会以一个好孩子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，成人后更是以一个好人的准则来严于律己。

都说父爱如山，父亲的爱似乎天生就是冷峻厚重，沉默寡言。然而，性情温和的父亲让我感受到的父爱却是平静、从容，如湖水般深邃而柔和，博大而细腻。

从小到大，父亲没有打骂过我们，也极少冲我们发脾气。他一直用包容来温暖我们的童年，用鼓励来滋润我们的心灵，用赞美来指引我们成长的道路。认识父亲的人，有的说他脾气好，有的说他格局大。父亲都不置可否，一笑了事。

成人后，我效仿父亲，像他对待我们一样对待我自己的孩子。渐渐地，我体会到对孩子的包容和耐心的背后不仅需要好的性情、大的格局，更需要最深沉、最无私的父爱。父亲用他的爱和智慧，默默地呵护了我们健康成长。

父爱如水，如那缓缓流淌的小溪，似那静默不动的深潭，像那宽广无垠的大海，无言但有力。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6月12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王蓓 校对：曾艳

我上高中那年，父亲也进城打工了，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事。

星期天回家，父亲也回来了。他说，他在舜德家园那边干建筑活，离我的学校不远，也就三五里的样子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他就写个纸条放在校门口左边的那家商店里，我去买东西的时候顺便取走。我点点头，答应了父亲。

回校不久，我果真收到了父亲的一张纸条。父亲告诉我，星期天不要回家了，傍晚时在学校东边的小公园门口见面。

这次见面，父亲领我去附近的饭店饱餐了一顿，他还喝了两杯酒，黑黝黝的脸颊红扑扑的，皱褶里有汗水的亮光。父亲发工资了。父亲看着我，目光里是温厚慈祥的笑意。他从蓝灰色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票子，从中间分开，数也没数，一半给了我，一半又揣进口袋里，说：“这一半拿回家去给你娘，让她存起来，给你上大学时交学费。”

我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，抽了几张，剩下的又给了父亲。我说：“这么多钱放学校不安全，还是存银行吧。”父亲笑眯眯地问我：“够吗？”我答：“够了。”父亲这才接过钱，揣进上衣口袋里。

我们约定，每周星期天傍晚都在小公园门口见面，爷俩聚一聚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从饭店出来，父亲要送我回学校，我说：“不用，街道上这么多人，怕啥？”父亲站住，停了一小会，却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愿意去你们学校，灰头土脸的，让同学们见了笑话你。”

难怪父亲从不去学校找我，即使隔了这么近的距离。但我早已没有了这种虚荣心，无论父亲怎样衰老或者卑微，他都是我

路灯下，我拽了拽父亲的衣角，告诉他路上慢点。我突然想起以前父亲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父亲朗声说：“好的，你也注意点车，咱们各走各的。”

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我的双眼突然升起一层泪雾，朦朦胧胧。父亲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老，但他的背明显驼了。

又一个星期天，我去工地找父亲，想陪他到学校周边逛逛，让他更多地了解一下我生活学习的地方。

来到工地，远远就看到了站在脚手架上的父亲，他正在抹灰，一板子一板子地往墙上抹，认真而专注。他站在那么高的地方，竟然不害怕，我曾记得他恐高，连上房顶通烟囱都要手脚并用地爬过去。生活，治愈了父亲的恐高症。

父亲的工装上，满是水泥、石灰的污渍，看上去肮脏而陈旧，像村里的乞丐。我不敢打扰他，怕他看到我后，惊诧、高兴或者激动，万一会有闪失。我悄悄转身走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思绪万千，我花的每一分钱，是多么来之不易啊。

按照父子俩的约定，晚上又到饭店聚餐，我双手捧着酒杯，真诚地敬了父亲一杯，父亲乐呵呵的，一个劲地说：“好！好！”随后背过身去，抹了一把眼泪。我想，什么时候我能用自己的钱，敬父亲一杯酒呢？

然后，我们相约下周末，一起回家看望母亲。这么多日子了，母亲也该想我们了。

父子同城

□孙爱勋



『悬挂』在夏天的父亲

□张军霞

最近在网看到一篇文章，讲的是进入盛夏后，某地一群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开始做起空调清洗的工作。他们都是为了给孩子治病经济陷入困境，于是自发组成一支名叫“钢铁侠护卫者”的队伍，冒着酷热悬挂在几十层的高楼外墙作业，给孩子赚救命钱。这群刚强的父亲试图与重病的孩子一起战胜命运。

看完这个故事，我不得不得湿了眼眶。因为这样的父亲，我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止一次遇到过。

去年夏天，因为连连降雨的缘故，我家客厅的屋顶开始漏雨。雨停之后，我便找人来修，没想到来干活的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，也就三十岁出头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丈夫走路有些跛脚，我家在七楼，从露台到屋顶需要爬一个小小的斜坡，当他提着沉重的材料爬上去时，我在下面看得心惊肉跳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妻子是孕妇，看样子至少怀孕七八个月了。我家没电梯，她爬上楼时累得气喘吁吁，却没有停下来休息，立刻开始给丈夫递工具，当她蹲下来找东西时，隆起的肚皮甚至快要擦到地面了。

看他们干活如此费力，我狠是不忍心，于是尽可能帮着打下手，至少让那位妻子少弯几次腰。我问她：“都快当妈妈了，怎么还出来干活？还有他的腿脚不好，干这样的活太费力，为何不试着做点别的？”她淡淡一笑：“俺们都没啥文化，只能干些力气活。也正是因为以前家里太穷，他小时候得了病没钱治，所以才落

下这跛脚的毛病。现在他一心只想多赚点，说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受他当年的苦了。这活一个人干太吃力，他又舍不得花钱找人帮忙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，都是为了孩子嘛。”说着，她抹一把额头的汗水，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的丈夫。

不久前，我们单位的办公楼做保洁，一位中年男子身上拴着保险绳从空中缓缓下滑，慢慢擦着每一层楼的玻璃窗。当他下滑到我这一层时，我从临窗的位置看过去，那天很热，男子的上衣已经完全湿透，他头上戴着安全帽，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他的额头冒出，然后顺着黝黑的面颊一路往下滑。可能由于长期在户外劳作的缘故，他从脸到胳膊都是黝黑的。我用一次性水杯接了些凉白开，顺着窗户递过去，他说声“谢谢”，一口气就把水喝干了。我再去接水时，他感叹道：“实在太热了，能下一场雨就好了！”没等我接话，他却又说：“不过，干我们这行的也怕下雨，下雨就要停工，停工就没有钱啦。”

我不由得说：“下雨停工，就算老天爷给你们放假了，正好歇歇。”他立刻摇摇头：“不敢歇呀。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呢，一个大学，一个高中，成绩都不错，都知道努力，这就够让大人省心的了，我多干点活算啥……”

这位父亲朴实的话语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表弟。表弟是个电焊工，以前总喜欢偷懒，到哪里干活都做不长久。自从两年前有了女儿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经常接些高空焊接的活，还说女儿就是他的心中宝，多赚些钱，过几年就可以送她去学舞蹈、学弹琴……

没有谁天生就愿意吃苦，更没有谁吃苦还能甘之如饴，这些“悬挂”在夏天的父亲们，心中都装着沉甸甸的两个字：责任。他们吃再多的苦也不愿意认输，是为了尽自己所能让孩子的未来多一点甜。这样的父亲们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。